



74
6640
20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曾憲用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廣會

李天傑總督蘇都御史柯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完 參校

吉禮五十二

四望山川

附封禪

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十八年百寮及華州父老累表請上尊號并封西嶽不允

開元禮封禪儀

變駕進發

禪儀無此篇

皇帝將有事于太山

有司十日如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

禮告太廟高祖祝文加封祀配神作主之意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載

于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

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

境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園丘壇如巡狩告至之

五禮通考卷五十二 四望山川

木下中也
寄贈



禮有司前期所司以太牢祭于太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云對于太山禪云禪于社首山齋儀同封祀皇帝散齋于行

宮後殿四日致齋于前殿三日服袞冕結佩等並如園

丘儀百官如別儀制度將作大匠先領徒于太山上立圓臺

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于圓臺上起方壇廣

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為一陛玉版長一尺

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牒為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盛其

牒文中書門下進取進止所司承旨請內鑄其名檢等並如後制郊社令積柴為燎壇于山上園

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

戶方六尺又為園壇于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園丘之制

隨地之宜壇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壇外為三壇郊社

令又積柴于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為玉冊皆以金繩

連編玉牒為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

刻玉填金為字少府監量文多少為之又為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并檢

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為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取

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冊制度如玉匱又為黃金繩

以纏玉匱金匱又為石感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

五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感旁施檢處皆

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

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為石檢十枚檢石

感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為三道廣一寸五分

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石

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擬封印其檢立于感旁當刻

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石感各五周徑三分為石泥以封

石感以石末和方色土為其封玉匱金匱石感同用受命寶並所司量時先奏請出之為距石十二枚皆闊

二尺厚一尺長一丈邪刻其首令與感隅相應分距感

四隅皆再累為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礮上徑一丈二尺

下徑三丈九尺禮禮制度將祭將先于社首山禪所為禪祭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三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二尺為三重壇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礮玉匱金匱金泥檢距圓封立碑等並如封祀之儀陳設前

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于山下封祀壇外壇東門

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祀官次

于東壇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壇之外道東諸王

于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于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于文官之

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于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

公鄴公于南壇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于介公鄴公

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

北方于介公鄴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

下九品以上於西壇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饌幔各

於內壇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

壇上及東方之饌陳于東門外南方及西方之饌陳于西門外北方之饌陳于北門外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官懸

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壇之外如圜丘儀右校埽

除壇之內外禪儀祭前三日尚舍壇長施大次于外壇東門內道北尚舍鋪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于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祀官于東壇外

文官九品以上于祀官東皇親諸親又于其東蕃客又于其東介公鄴公于西壇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下于介公鄴公西蕃客又于其西聖侯于三品文官下有

諸州使分于文武官後設陳饌幔于內壇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饌陳于東門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于西門外其陳樂懸則樹靈鼓右校埽除又

為瘞埽于壇王祀前祀一日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于山下封祀

壇內壇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于公卿之南執事者

位于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于壇上

一位于東陛之南西向一位于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

位于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

位于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于北懸之間當

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于懸南道東諸王位于

三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鄒公位于道西北面東上
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于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
史縣令又于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
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于西方值文官皇親五
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于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
向諸州使人位于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
北為上設諸國客使位于內壝東門之外東方南方于
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于
介公鄒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褒聖
侯于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于文武官後禮儀本禮設
御位于壇東
南設祀官位于內壝東門外道南分獻官于祀官南執事者位于後設御史位二
于壇東南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于壇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協律郎于壇
上太樂令于北懸間並如常設望瘞位于壇東北從祭官于執事南皇親又于南
諸州刺史縣令又于南蕃客又于南介公鄒公于內壝西門外道南武官于後蕃
客于武官南設門外位于東西設牲房于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

西向蒼牲一居前正又蒼牲一座配青牲一在北少退南
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以上五又青
牲一明又牲一夜明神禮設牲房于東壝外如式正座黃牲一居
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
位於牲西南令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
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
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
酒罇於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壘二在
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壘四在壇下於
南陛之東北面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
壘二在壇上皆於昊天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
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之左其內官
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
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內壝之內眾星每道

禮記卷之三十四 郊特牲 四

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

向五帝日月以土之罇置于壝內官以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罇設罇于罇下

儀設皇地祇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罇二在壝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

二山罇四在壝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罇二

在壝上正座罇東北向西上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濱俱山罇二

川林澤各屋罇二即陵以下各設罇洗各于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

又于壇東南俱北向罇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

設分獻罇洗篚罇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罇

篚罇者各於罇罇篚罇之後各設玉幣之篚于壇之上

下罇罇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

升設昊天上帝神座于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

茅為神籍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莞

神位皆於座首又太史令郊社令設五方帝日月神座

于山下封祀壇之上青帝于東陛之北赤帝于南陛之

東黃帝于南陛之西白帝于西陛之南黑帝于北陛之

西大明于東陛之南夜明于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

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座于第二等十有二陛之

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

陛之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于第三

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于內壝之內眾星席位于內壝

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禪禮神位皇地祇

南向席以藁秸香宗大聖眞皇帝座于東方西向席以莞神州于第一等席以藁

秸東南方嶽鎮以下于內壝內各于其方嵩嶽以下于壇西南俱內向席皆以莞

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于樂懸之東西廂禪禮無省

牲器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

斷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

坩罇洗篚罇入設于位凡升壇者引御史諸太祝七

人與祝史行掃除于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

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禪禮無五星以鑾駕上山山儀前

祀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羣
 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
 直長施大次于圓臺東門外道北又于山中道設止息
 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羣官
 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
 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壘水在洗
 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帶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
 北向設羣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
 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
 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蕃客位東方南方於文
 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
 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如祀禮設奉
 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內道

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

時節祀前二日侍中奏裁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

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

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鉞戟以

次陳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

祀羣官諸侍臣結佩俱詣行宮門外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

進輦於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袞冕

乘輦以出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輦前跪奏稱

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輿進發俛伏興退復位鑾輿動

又稱警蹕黃門侍郎侍中書令以下夾引以出千牛

將軍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輿

權停勅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還稱制曰可黃門侍郎

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

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鑾輿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鼓吹不鳴不得誼譁從祀官在元武隊後如常若復先置則聽臨時節度車輅鼓吹皆待于山下御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如式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皇帝降輦之大次羣官皆隨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至臺東門外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進當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輦之大次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勅從祀羣官退就門外位禪儀鑾駕出行官如封太山之儀薦玉幣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率其屬以玉幣及玉冊置于山上圓臺壇上坫所禮神之玉幣璧幣以禮配座之幣亦如之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盛

于籠置於石礮之側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罇玉幣

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善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三酒配帝善罇為上實以汎次之實以醴齊壺罇次之實以汎齊山罇為下實以三酒配帝善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汎齊山罇為下實以清酒其元酒各實于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昊天上帝以蒼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禪祭日未

明三刻以下實罇至饌幔內與夏至北郊同也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

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

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禪禮自未明二刻下至掃除訖就位與夏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至方丘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位自鑾輿至大次以下至進熟與方丘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

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圓臺南立謁者引司空

入行掃除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

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入自東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

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皇帝摺大珪執鎮珪纁藉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

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大珪如摺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之皇帝至

版位北面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

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

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

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幣于篚各立於樽所太

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

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于幣

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皇帝搢鎮珪受玉

幣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鎮珪俛伏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太常卿

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神則皇地祇神座俛伏與

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

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

於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俛伏與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

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

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太祝還樽所山下封祀壇其日自山下五

步立八直至下壇遞呼萬歲以為節候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

率其屬以五帝及日月中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

坵所五帝之玉以四珪有邸日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樽彝玉幣

五帝俱以太樽皆實以汎齊日月之樽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樽實以醴齊中官

之壺樽實以汎齊外官之概樽實以清酒眾星之散樽實以旨酒其元酒各實于

五齊之上樽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

帝以騶虞黑帝以元璜日月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幣皆從方色大官令帥進

饌者實諸籩豆簋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

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未

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

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縣內武舞立於縣南道西謁

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祝奏元和之樂乃以圓鍾之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圓鍾三奏黃鍾太簇姑洗各一奏之舞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夏啟樂止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各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羣官拜訖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陞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內壇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用雍和至陞樂

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陞以出自升自午陞配帝之饌升諸太祝迎引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陞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洗盥手洗爵等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陞訖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陞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昊天上帝酒罇所執罇者舉罇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俯伏興冊文並中書門下撰進少府監刻文皇帝再拜初讀冊文訖樂作太祝進奠冊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座以下至終獻

四望山川

光祿卿降復位並如園丘儀皇帝將升獻太官令引饌入其山下封祀壇五帝日月以下之饌亦相次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木帝之饌升自寅陛火帝之饌升自巳陛土帝之饌升自未陛金帝之饌升自酉陛水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眾星之饌所由師長皆先陳布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於山上太尉之亞獻也封祀壇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鬯洗盥手洗匏爵訖各由其陛升俱酌汎齊訖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鬯洗訖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首座與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

鬯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盞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鬯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醴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鬯洗盥洗詣眾星酒罇所俱酌汎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俱再拜樂作一成止燔燎終獻將畢侍中前跪奏曰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幣等就柴壇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出贊引引祀官以下皆出其山下封祀壇獻官獻畢奉禮曰請就望燎位諸獻官俱

就望燎位諸太祝各取玉幣等就柴壇自南陛下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訖奉禮曰禮畢獻官以下皆出

禪儀皇帝既升奠玉幣下至跪奠爵俛伏與東方丘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于神座之右東向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俛伏與皇帝再拜祝文並中書門下進少府監刻初讀祝文訖至配座讀冊亦皆如之其拜奠與東方丘配座初讀冊

封玉冊封檢燔燎畢

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近侍者從升如式少府監具金繩金泥等並所用物立于御側符寶郎奉受命寶

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禪儀進皇地祇神座前跪取玉

冊置於案進皇帝受玉冊跪壘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

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

匱訖興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

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側

身奉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

儀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礮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

太尉奉玉匱跪藏于石礮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

纏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

將作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圍封後續令

畢其功禪儀配座玉牒禪儀太尉又進香宗大聖真皇帝座跪取玉冊內金匱封于金匱皆如

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封禪還以金匱內太廟藏于高祖神

竟皇帝之石室如別儀太常卿前奏禮畢若有祥瑞則太史監跪奏訖侍臣奉賀再拜三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

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東門禪儀皇帝出中隨門殿中

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

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

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以次出復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眾

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禪禮祭皆縱之神祠所變駕還行宮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

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二刻頃侍中版
 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
 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圓壇所權停乘黃令進玉輅太僕
 升執轡以下入宮竝如圜丘儀禮儀朝覲羣臣禘祭訖禘
 之明日朝覲羣臣及岳牧以下於朝覲壇如巡狩儀皇
 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入自北墀門
 由北陛升壇即御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座扇開樂止通
 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以下入就位如常儀通事
 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公至西陛就解劍席樂
 止脫舄跪解劍置於席興相禮者與通事舍人引進當
 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名等言天封肇建景福惟新
 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壽無疆俛伏興通事舍人
 引上公降壇詣解劍席跪帶劍納舄樂作通事舍人引

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
 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北西向稱有制上公及
 羣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與公等同之上公及羣
 官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引退考制度如巡狩儀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三年九月丁卯文武百官尚書左
 丞相蕭嵩等累表請封嵩華二嶽表曰臣聞封巒之運
 王者告成當休明而闕典乃臣子之深過伏惟神武皇
 帝陛下受命繼天應期光宅垂慶雲而覆露暢和氣以
 生成物荷深仁時惟天道文明之化洽矣穆清之風被
 矣涓源既泳福應咸臻盈于天壤昭于方策蓋非愚下
 所能頌美且天之在上日監在茲嘉大聖之神功降元
 符以表德恭伸昭報祇事升中古昔大猷孰先茲道臣
 等覩休徵以上請陛下崇謙讓以固辭事恐勞人抑其

勤願德音所逮自古未聞昔虞巡四岳周在一歲書稱其美不以爲煩甯彼華嵩皆列近甸復茲豐稔又倍他年歲熟則餘糧地近則易給况費務蓋寡咸有司存儲峙無多豈煩黎庶吏當首路以望屬車陛下往封泰山不祕玉牒嚴禋上帝本爲蒼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伏願發揮盛事差擇元辰先檢玉于嵩山次泥金于華岳天休旣答人望見從上下交歡生靈幸甚臣等昧死敢此竭誠理在至公祈于俯遂無任悃款之至謹詣朝堂陳請以聞帝固讓不從手詔報曰升中于天帝王盛禮蓋謂臻茲淳化告厥成功今兆庶雖安尙竭豐年之慶邊疆則靜猶有踐更之勞况自愧于隆周敢追跡于大舜頃年迫于萬方之請難違多士之心東封泰山于今惕厲豈可更議嵩華自貽慙慙雖藉公卿其康庶政永

惟菲薄何以克堪朕意必誠宜斷來表也

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九年正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封華

嶽三月辛亥華嶽廟災關內旱乃停封

冊府元龜天寶九載正月文武百寮禮部尙書崔翹等累上表請封西嶽刻石紀榮號帝固拒不許翹等又奉表懇請曰自今月辛亥至于癸丑累表誠祈請紀榮號聖心龔默沖讓再三臣等伏讀綸言退增祗慄敢重瀝愚懇期諸必遂臣聞聖人之言與春秋而同信上天之宰將影響而合符昭報不可以久稽成命不可以因拒今靈山警蹕望玉鑾之升中儒林展儀思金匱之盛禮發祥儲祉喻以封山人事天時不可失也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祖武宗文重熙累洽霑風化而砥礪在動植而昭蘇外戶不扃餘糧栖歆其

神功至道廣瑞殊祥前表縷陳安敢浮說夫修德以俟
命勅功以告成將欲竭款神祇雍熙帝載未爲過越也
泥金于菡萏之上刻玉于明星之前使三五六
經復再聞于唐典七十二姓不獨紀于夷吾敷景福以
浸黎元錫大慶而後天地蒼生之望也朝廷之幸也無
任誠懇悃款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帝手詔不
許曰輕修大典所不願爲時或傳中旨請紀榮號何如
空云請封西嶽乙卯羣臣又奉表請封西嶽曰臣翹等
伏稽古訓上請增封再奉明旨未蒙允諾臣等承詔惶
駭失圖臣聞省方展義君人之大典登封告成王者之
丕業是以古先哲后道洽則封所以答神祇之功增兆
庶之福無私于己故行之者不思必順于天故言之者

難奪敢昧萬賁竭誠終請伏惟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
武應道皇帝陛下紹文武之丕烈合君臣于昌運均雨
露和陰陽四海無波而靜默羣生自樂而仁壽繇是德
懷蠻貊澤洎昆蟲宗廟祀典罔不祇肅要荒殊俗亦莫
不庭自皇王以來載籍所記未有混區宇窮禎祥地平
天成德茂道洽若今日之盛者與固可告太平之功展
封崇之禮故臣與王公侯伯黎老緇黃累陳白奏備竭
丹懇豈謂聖恩猶阻皇鑒未迴伏奉癸丑詔書曰輕修
大典所不願爲臣等戰慄匪遑寧處實以陛下功成道
洽理實升中且夫龜龍咸型不意也夷夏大同人事也
時和年豐太平也無爲清淨玄理也允應大典豈謂輕
修乎奉若靈命安可不爲乎臣等敢冒宸極重明其義
竊以西嶽華山實鎮京國皇虞之所循省靈仙之所依

憑固可封也况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白帝臨壇告陛下長生之籙發祥作聖抑有明徵又可封也昔周成王以翦桐爲戲唐叔因而定封蓋人君之言動有成憲斯事至細猶不忽也况陛下眷言封祀宿著神明道已洽于升平事未符于琬琰豈可抑至公于私讓棄誠信于神明乎固不可得而辭也日者封章累奉嘉應必臻一獻而甘雨流再陳而瑞雪降則知人天之意影響合符若然者陛下安得稽天命以固辭違人事以久護太平不告其若休祥何至理不答其若神祇何伏願仰答天心允祇靈贖上以揚祖宗之盛烈下以副億兆之懇誠克崇上報永光大典臣等幸甚宗子又上表曰臣徹等伏見禎祥委積河海澄清長瞻北極之尊屢獻西封之疏誠懇不達天鑒未從徘徊闕庭隕越無地陛下

再造區寓肇康生人與天合符與道合契故得靈芝表瑞玉版呈文九穀歲衍于京坻百蠻盡習其冠帶能事備于典策盛德光于祖宗升中告成是屬今日惟夫太華高冠羣山當其少陰鎮此西土自有虞巡守歷祀三千夏殷以還罕能肆覲陛下雖加進寵號增崇廟宇而大禮未施精意空潔又陛下頃歲建碑曰嘗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萬姓瞻予言可復也臣以爲天地之主豈徒言哉神祇候望故已久矣伏願俯順百辟兆人之請明徵刻石銘山之記暫遷萬乘降被三峯奠珪璧于中壇奏笙鏞于上帝使普天蒙福重賜無疆頌言宸嚴並期必遂無任懇切屏營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請以聞凡三上表上乃許之丁巳詔曰以今載十一月有事華山中書門下及禮官詳儀注奏聞務從省便是載

三月西嶽祠廟災時關中久旱詔曰自春以來頗憊時雨登封告禪情所未遑所封西嶽宜停

范氏祖禹曰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尤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事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徑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雖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右唐元宗封禪下

宋史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己酉兗州泰山父

老及瑕邱等七縣民詣闕請封禪

雍熙元年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戊子羣

臣表請凡三上許之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

壬寅詔罷封泰山

扈蒙傳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于配天請以

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識者

非之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鷓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詔羣臣拜迎于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丁卯紫雲見如龍鳳覆宮殿戊辰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三月甲戌兗州父老千二百人詣闕請封禪丁卯兗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壬午文武官將校蠻夷耆壽

僧道二萬四千三百七十餘人詣闕請封禪不允自是表凡五上夏四月甲午詔以十月有事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嶽瀆諸祠乙未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為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丙申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馮拯陳堯叟分掌禮儀使曹濟州廣濟軍耆老二千二百人詣闕請臨幸五月壬戌王欽若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壬午詔緣路行宮舊屋止加塗墍毋別創癸未置天書儀衛使副扶侍使都監夾侍凡有大禮即命之詔離京至封禪以前不舉樂所經州縣勿以聲伎來迓六月乙未天書再降于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于含芳園雲五色見俄黃氣如鳳駐殿上庚戌曲赦兗州繫囚流罪以下九月戊寅西京諸州民以車駕東巡貢獻召對勞賜之己卯以馬知節為行

營都部署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乙酉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冬十月戊子上御蔬食庚寅以巡幸置考制度使副凡巡幸則命之是夕五星順行同色辛卯車駕發京師扶侍使奉天書先道丙申次澶州宴周瑩于行宮戊戌許鄆齊等州長吏赴泰山陪位辛丑駐蹕鄆州神光起昊天玉冊上甲辰詔扈從人毋壞民舍什器樹木丁未法駕入乾符縣奉高宮戊申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餘本己酉五色雲起嶽頂庚戌法駕臨山門黃雲覆輦道經險峻降輦步進先夕大風至是頓息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園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帝廟真獻慶雲繞壇月有黃光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于山下封禪壇上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降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紛壬子禪社

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輒縱四方所
獻珍禽奇獸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作會真宮癸
丑御朝觀壇之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十一月
丁丑帝至自泰山

禮志大中祥符元年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
人及諸道貢舉之士八百四十六人詣闕陳請而宰臣
王旦等又率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父老
二萬四千三百七十八五上表請始詔今年十月有事
于泰山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太一宮及在京祠廟嶽
瀆命翰林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知樞密院王欽若參知
政事趙安仁爲封禪經度制置使並判兗州三司使丁
謂計度糧草引進使曹利用宣政使李神福修行宮道
路皇城使劉承珪等計度發運詔禁緣路採捕及車騎

蹂踐田稼以行宮側官舍佛寺爲百官宿頓之所調充
鄆兵充山下丁役行宮除前後殿外並張幕爲屋覆以
油帊仍增自京至泰山驛馬令三司沿汴蔡御河入廣
濟河運儀仗什物赴兗州發上供木由黃河浮筏至鄆
州給置頓費用省輦送之役以王旦爲大禮使王欽若
爲禮儀使參知政事馮拯爲儀仗使知樞密院陳堯叟
爲鹵簿使趙安仁爲橋道頓遞使仍鑄五使印及經度
制置使印給之遣使詣岳州採三脊茅三十束有老人
黃皓識之補州助教賜以粟帛初太平興國中有得唐
元宗社首玉冊蒼璧至是令瘞于舊所其前代封禪壇
址摧圯者命修完之山上置圓臺徑五丈高九尺四陛
上飾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壇廣一丈圍以青繩三周
燎壇在其東南高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

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園丘制上飾以元四面如
方色外爲三壇燎壇如山上壇制社首壇八角三成每
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八陛上等廣八尺中等廣一丈
下等廣一丈二尺三壇四門如方丘制又爲瘞瘞于王
地外壇之內以玉爲五牒牒各長尺二寸廣五寸厚一
寸刻字而填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礧中金脆
難用以金塗繩代之正座配座用玉冊六副每簡長一
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簡數量文多少匱長一尺
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纏金繩五周當纏繩處
刻爲五道而封以金泥泥和金粉乳香爲之印以受命
寶封匱當寶處刻深二分用石礧藏之其礧用石再累
各方五尺厚一尺鑿中廣深令容玉匱礧旁施檢處皆
刻深七寸闊一尺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纏

繩處皆刻三道廣一寸五分深三分爲石檢十以撼礧
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纏繩其當封
處刻深二寸取足容寶皆有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
立礧旁當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礧皆五周徑三分爲
石泥封礧泥用石末和方色土爲之用金鑄寶曰天下
同文如御前寶以封礧際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闊二
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道與礧隅相應皆再累爲五
色土圍封礧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命直史館
劉錯內侍張承素領徒封園臺石礧直集賢院宋舉內
侍郝昭信封社首石礧並先往規度之詳定所言朝覲
壇在行宮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陛陞南面兩陛餘
三面各一陛一壇二分在南一分在北又案唐封禪儀
法駕準故事乘輿出京並用法駕所過州縣不備儀仗

其園臺上設登歌鐘磬各一具封祀壇宮架二十處四隅立建鼓二舞社首壇設登歌如園臺壇下宮架二舞如封祀壇朝覲壇宮架二十處不用熊羆十二案又案六典南郊合祀天地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黝衣纁裳十二章欲望封禪日依南郊例泊禮畢御朝覲壇諸州所貢方物陳列如元正儀令尙書戶部告示並先集泰山下仍詔出京日具小駕儀仗太常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僕寺二百九十九人六軍諸衛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監三十七人有司言南郊惟昊天皇帝地祇配帝日月五方神州各用幣內官而下別設六十六段分充案開寶通禮嶽鎮海瀆幣從方色卽明皆有制幣今請封祀壇內官至外官三百一十八位社首壇嶽

鎮以下一十八位並用方色幣又南郊牲正坐配坐用特五方帝日月神州共用羊豕二十二從祀七百三十七位仍以前數分充今請神州而上十二位用犢其舊供羊豕改充從祀牲又景德中升天皇北極在第一等今請亦于從祀牲內體薦舊制郊祀正坐配坐褥以黃皇帝拜褥以緋至是詔配坐以緋拜褥以紫又以靈山清潔命祀官差減其數或令兼攝有期喪未滿餘服未卒哭者不得預祭內侍諸司官除掌事宿衛外從升者裁二十四人諸司職掌九十三人其文武官升山者皆公服詳定所言漢書八神與歷代封禪帝王及所禪山並于前祀七日遣官致祭以太牢祀泰山少牢祀社首九月詔審刑院開封府毋奏大辟案帝習儀于崇德殿初禮官言無帝王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

三禮卷五
三
憚勞也既畢帝見禮文有未便諭宰臣與禮官再議于
是詳定所言案開寶禮則燔燎畢封冊開元故事則封
礧後燔燎今如不對神封冊則未稱寅恭或封礧後送
神則并爲誼瀆欲望俟終獻畢皇帝升壇封玉匱置礧
中泥印訖復位飲福送神樂止舉燎火次天書降次金
匱降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還大次俟封礧畢皇帝再升
壇省視緣祀禮已畢便不舉樂省訖降壇仍詔山上亞
獻終獻登歌作樂十月戊子朔禁天下屠殺一月帝自
告廟卽屏葷蔬食自進發至行禮前並禁音樂有司請
登封日圓臺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燿火將行禮然炬
相屬又出朱字漆牌遣執仗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
位皇帝就望燎位山上傳呼萬歲下卽舉燎皇帝還大
次解嚴又傳呼而下祀官始退社首瘞坎亦設燿火三

爲準遣司天設漏壺山之上下命中官覆校日景復于
壇側擊板相應自太平頂天門黃峴嶺岱岳觀各豎長
竿揭籠燈下照以相參候辛卯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
先行次日如之至鄆州令從官衛士蔬食丁未次奉高
宮戊申齋于穆清殿諸升山者官給衣令祀日沐浴服
之庚戌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幄
次改服鞞袍乘步輦登山鹵簿儀衛列山下天書仗不
上山與法駕仗間立知制誥朱異奉玉冊牒及圓臺行
事官先升且以回馬嶺至天門路峻絕人給橫板二長
三尺許繫綵兩端施于背膺選從卒推引而上衛士皆
給釘鞵供奉馬止于中路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
步一人綵繡相間樹當道者不伐止縈以繒帝每經陘
險必降輦徒步亞獻甯王元偓終獻舒王元偁鹵簿使

陳堯叟從祀官點饌習儀于園壇是夕山下罷警場辛亥設昊天上帝位于園臺奉天書于坐左太祖太宗並配西北側向帝服袞冕升臺奠獻悉去侍衛拂擢止于壇門籠燭前導亦徹之玉冊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讓開基太宗憂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車書固抑升中以延積慶元符錫祚眾寶效祥異域咸懷豐年屢應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燎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享玉牒文曰有宋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啟運大同惟宋受命太祖肇基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冲人不承列聖寅恭奉天憂勤聽政一紀于茲四隩來暨丕貺殊尤元符章示儲慶發祥清淨可致時和

年豐羣生成遂仰荷顧懷敢忘繼志僉議大封聿申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天率禮祇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祈福逮下佑神昭德惠綏黎元懋建皇極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命羣官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上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礧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礧帝登園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聲動山谷即日仗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帝復齋于穆清殿王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奉天書升壇以祖宗配玉冊文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皇地祇無私垂佑有宋肇基命惟天啟慶賴坤儀太祖神武威鎮萬寓太宗聖文德綏九土臣

恭膺寶命纂承丕緒穹昊降祥靈符下付景祚延鴻祕
文昭著八表以甯五兵不試九穀豐穰百姓親比方輿
所資涼德是愧溥率同詞縉紳協議因以時巡亦既肆
類躬承典禮祗事厚載致孝祖宗潔誠嚴配以申大報
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
品備茲禋瘞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
帝配神作主尙饗帝至山下服鞞袍步出大次癸丑有
司設仗衛宮懸于壇下帝服袞冕御封禪壇上之壽昌
殿受朝賀大赦天下文武遞進官勳減免賦稅工役各
有差改乾封縣曰奉符縣宴百官卿監以上于穆清殿
泰山父老于殿門甲寅發奉符始進常膳帝之巡祭也
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
紛委前祀之夕陰雲風勁不可以燭及行事風頓止天

宇澄霽燭焰凝然封礧訖紫氣蒙壇黃光如帛繞天書
匣悉縱四方所獻珍鳥異獸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
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歡呼動天地改奉高
宮曰會真宮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尊青帝加號
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神聖各遣使祭告詔王旦撰封
祀壇頌王欽若撰社首壇頌陳堯叟撰朝覲壇頌園臺
奉祀官並于山上刻名封祀九宮社首壇奉祀官並于
社首頌碑陰刻名扈從升朝官及內殿崇班軍校領刺
史以上與番夷酋長並于朝覲頌碑陰刻名

樂志大中祥符封禪十首

餘同南
北郊

山上園臺降神高安

巖巖泰山配德于天奉符展

栗翼翼乾乾滌濯靜嘉罔有弗蠲上帝顧諟冷風肅

然

昊天上帝坐酌獻奉安 皇天上帝陰隲下民道崇
廣覆化洽鴻鈞靈文誕錫寶命惟新增高欽事式奉
嚴禋

太祖配坐酌獻封安 於穆聖祖肇開鴻業我武惟
揚皇威有睚四隩混同百靈震疊陟配高穹明靈是
接

太宗配坐酌獻封安 祇若封祀神宗配天禮樂明
備奠獻精虔景靈來格休祥藹然於昭垂慶億萬斯
年

亞獻恭安 因高定位禮修物備薦啗卜牲虔恭寅
畏八音克諧天神咸暨降福穰穰永錫爾類
終獻順安 浩浩元精無臭無聲臨下有赫得一以
清備物致享薦茲至誠泰尊奠獻夙夜齊明

社首壇降神靖安 至哉坤元資生伊始博厚稱德
沈潛柔止降禋方位聿修明祀寅恭吉蠲永錫蕃祉

皇地祇坐酌獻禋安 坤德直方博厚無疆乘陰得
一靜而有常寶藏以發乃育百昌肅祇禋祭錫祉穰

太祖配坐酌獻禋安 皇矣聖祖丕赫神武秉運宅
中威加九土德厚功崇頌聲載路陟配方祇對天之
祐

太宗配坐酌獻禋安 於祀柔祇報功厚載思文太
宗侑神嚴配鐘石斯和籩豆咸在永錫坤珍資生為
大

又封禪四首
導引 民康俗阜萬國樂升平慶海晏河清唐堯虞

舜垂衣化詎比我皇明九天寶命垂丕貺雲物效祥

英星羅羽衛登喬嶽親告禪云亭汾陰云星羅羽衛臨汾曲親享於資生我

皇垂拱惠化洽文明盛禮慶重行登封降禪燔柴畢

汾陰云古虞天仗入神京雲雷布澤徧寰瀛遐邇振歡聲

巍巍聖壽南山固千載賀承平

六州 良夜永玉漏正遲遲丹禁肅周廬列羽衛繞

皇闈嚴鼓動畫角聲齊金管飄雅韻遠逐輕颺薦嘉

玉躬祀神祇祈動為黔黎升中盛禮增高益厚登豐

檢玉時邁合周詩汾陰云方丘盛禮精嚴越古陳牲檢玉時邁展鴻儀元文錫慶雲五

色相隨甘露降醴泉涌汾陰云嘉禾合三秀發靈芝皇猷播史

冊光耀受鴻禧萬年永固丕基吾君德蕩蕩巍巍邁

堯舜文思從今寰宇休牛歸馬耕田鑿井鼓腹樂昌

文獻通考先是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答

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盛世承平豈能振

舉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快快他

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謬曰陛下以

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令思其次欽若因請封禪

以鎮服四海誇示契丹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又言天瑞

蓋有以人力為之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之乎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上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遂以上意諭旦

旦龜勉而從

丁嘗公談錄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為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口食米二升半一日只支計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麩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餉者仰先具州

縣官位姓名蒸餽數目申來待憑進呈若係省錢支與一倍價錢回賜仍大駕
往東封日進蒸餽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
仰于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經過者是州縣官員僧道百姓可于經過本州縣
處進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沉雨非次支賜輜轎錢動要五七萬貫如
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孽畫伏緣隨駕軍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
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燦問諸六軍或指軍便支與
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于軍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倒支錢物
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于軍士請令二則軍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倒支錢物
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燦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聖恩如
此皆感戴官家真宗聞之又甚喜于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
回路無闕誤真宗于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
凡百事須俱總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菲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
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延每有除改外而多謗聖聰不聽上曰朕深不知
王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而多謗聖聰不聽上曰朕深不知
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而多謗聖聰不聽上曰朕深不知
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真宗聞之甚喜彌加
之益多其奏議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癸亥以封禪慶
成賜宗室輔臣襲衣金帶器幣十二月辛丑丁謂上封
禪朝觀祥瑞圖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
三年九月華州言父老二千餘人請幸西嶽冬十月庚

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右宋真宗封禪

禮志徽宗政和三年兗郛耆壽道釋等及知開德府張
為等五十二人表請東封優詔不允六年知兗州宋康
年請下秘閣檢尋祥符東封典故付臣經畫時蔡京當
國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檢及他物甚備造
舟四千艘雨具亦千萬計迄不能行

右宋徽宗封禪未行

明典彙永樂七年三月朔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
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巡狩泰山舉祀禮觀諸
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使天下風氣後來秦皇漢
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薦道德功以誇示後世終不免
後世之非議太祖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一年國不異政

家不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
得其所耳

十四年夏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請如訥言
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
縣上奏未嘗不惕然于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
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聖
望太宗爾欲處朕于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
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蕙田案封禪之事自宋以後無有踵而行者
未必非成祖之言之力也且云聖經不言封
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可知雄才大略之主
舉動非可偶然成祖蓋以自況彼庸庸者固
無足議耳前謂唐太宗之用心深遠至是果

驗

右明成祖論封禪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二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廣泰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廣曾

參校

李太保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崇元

古禮五十三

五祀

蕙田案五祀之祭見於經傳多矣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士喪禮禱於五祀是天子至士皆得祭五祀也月令五祀分祭五時孟冬臘五祀此祭之時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司服祭五祀則希冕此祭之秩也獨祭法著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有五疑焉曲禮天子祭五祀不云七祀儀禮士禱五祀不云二祀一也五祀與社稷同為

地示之屬司命則屬天神泰厲則屬人鬼合為七祀恐非其類二也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不祭中霤恐非推報之義三也既為羣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天子有十四祀諸侯有十祀矣四也五祀祭於宮中而以厲參之五也祭法之說本不足信康成反以為周制而以天子祭五祀為商制惑矣周禮五祀難指為商制遂以為五官之神抑又惑矣茲輯五祀門先經後史以諸儒辨論附於經後覽者詳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為祀書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食於金修及配為元冥食於水顛項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土食於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

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園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為五官死乃為神配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顛項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為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圭赤璋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

鄭氏謂日中霤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戶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之小神在地者故其祭亦自血始或謂天子七祀此祭其五何也予以為司中泰厲以禱燎祀之矣黃氏度曰祭法七祀宗伯五祀司命泰厲非地類血祭者唯五耳

蕙田案鄭注以五祀為祭五官神非也血祭埋沈鬻辜皆祭地祇左傳五官皆當從祀天神不在地祇內剛中謂五行之小神在地者信矣詳見後辨說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

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注五祀戶

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疏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又曰云五祀戶竈中雷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又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五祀大夫祭五祀既

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

蕙田案鄭注此五祀與月令合是已乃又以爲殷禮蓋惑於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之說而不能強同故彼爲周禮而以此爲殷制不知周禮但有五祀並無七祀七祀者禮記之言漢儒之附會耳烏足據依疏謂疑是殷制疑是周禮夫說經必有徵信豈可以己之疑而亂聖人之經哉故周禮曲禮王制一人

之注而三遷其說與郊祀之釋天帝同一病矣

宗元案五祀通乎上下乃五行之神之最切於民生日用者然井卽水神人尤利賴何以冬祭行而不祭井程子謂古者八家同井蓋五祀皆門內之神井則非一家之所獨也然行亦非門內之神古人出門時原有軼祭以祭行道之神冬則役車其休矣何又祭行而反不及井哉考之淮南子白虎通諸書皆云冬祭井疑彼爲是月令特采呂氏春秋之文未足據也然大雅后稷肇祀而云取羝以軼以興嗣歲正在烝祭之時則似冬之祭行古禮原是如此後得楊用修說謂行卽井也八

家同井由家至井井開八道乃八家所行月
令時訓特互言之而非有異雖亦曲解然實
為妙悟也但鄙意北方之神本有二則冬之
祭行可兼井直當並祀之亦無害於義爾至
王平仲說以五祀為祭之小者而大宗伯之
五祀乃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等可知欲從
鄭氏五官之神在四郊之說則謬已五祀近
而五嶽遠由近以至遠故先五祀而後五嶽
其序當然何必復生一解乎且五官之神乃
天神之屬宜從實柴燹燎之例而不當血祭
則鄭氏益與經文為不合耳

王制大夫祭五祀

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
蕙田案鄭注大宗伯曲禮既不同矣王制所

言又與祭法相牴牾乃鄭復用祭法之說以
為解既分殷周兩制更於周制中分有地無
地之說支離甚矣且果如祭法所云諸侯大
夫降殺以兩未聞大夫有地遂得上同諸侯

通典說曰天子諸侯必立之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
出入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同或五或七
周禮天子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
大夫皆五鄭注云殷禮者以祭法差降殊異故言之
鄭又云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也以此推之七祀
皆應古之始造者焉馬融以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
中霤卽句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句芒食于木祝融
食于火該食于金修及元冥食于水句龍食于土月

令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官之祭也許慎云
 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非老婦
 也鄭元云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
 于竈陞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
 也今但就竈陞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
 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
 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
 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陞豈得為貴神乎特
 牲饋食禮云尸設而祭饔饗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
 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
 譏之云盛于盆尊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
 之器寘于陞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
 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

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
 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譴過小神矣袁準正論
 以為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雷中雷土神也火
 正祀竈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奚為于人家
 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
 是記之誤也并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
 其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
 廢行而祀也魏武興復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雷凡
 五祀焉案漢諸儒戴聖問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以行中間廢缺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
 月令中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
 家誤以井為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曰七祀五祀
 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
 竈而不祭井于事則有缺于情則不類謂之井者近

是也又案白虎通曰其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

蕙田案通典殷制周禮尚沿鄭注之誤又謂

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亦非也周禮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緣社稷五祀同是地示之屬陰

祀自血始故皆血祭若古之始造者則是人

鬼非地示矣云祝融上公祭之竈陞為己褻

以駁馬鄭五官之神之說甚善至云竈神是

祭老婦為報先炊之義則非禮器老婦之祭

嚴陵方氏以為祀竈配以先炊極是古人祭

必有配門戶中雷行配祭不見于經大約以

古之始造者為配耳

辨諸書五祀不同

禮記月令戶竈中雷門行 祭法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公厲 春秋左氏傳句
芒祝融尊收元冥后土 百虎通門戶竈中雷 世本湯五祀戶井竈中雷
行 荀子註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
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祠禘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
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
親臨之祭非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

陳氏禮書五祀見于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

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

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之五官

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

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

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

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

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

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

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

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

祀之牲牛牲

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

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

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醕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醕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蕙田案聖人之制祀典也報功為重五祀者

上棟下宇修水火之利而奠民居厚民生者也門與戶人所由以出入井竈人所由以飲食中雷人所資以覆庇是故戶奇而陽陽出祀之門偶而陰陰長祀之順時令也夏屬火

而祀竈冬屬水而祀井從其類也中雷爲土於季夏祀之時之中也所謂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若夫祭之神則五者之靈爲主而以有功於五祀者配之如竈祀火神而以先炊配類而求之門戶諸神亦可知矣乃禮文散失儒者妄援經傳凡祀之有五者比而同之不知人神之有句芒等五官也宗廟之有禘祫與四時祭也五時之有迎氣也周禮之有司命司中也此皆王者之祭不可以通乎下所謂有天下者祭百神甯可舉之以爲五祀之證歟故言禘祫是以內而祭外舉五官是舍近而求遠首司命是以神而亂祇及大厲是舉異以瀆常陳氏謂諸經各有所指是也而

祭法則漢儒祖述國語之言尤不可信鄭氏味其義乃于大宗伯曰五官于小子職引月令于王制言祭法夫先自惑也已況王制爲大夫之祭豈容有司命而反遺戶竈而周禮五祀上有禋祀祀上帝禋燎祀司命下有裸饋祠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若五祀已賅而存之其文不已贅乎雖然大夫以下不得祭五祀何也交神視其分行禮有其地致享備其物奔走賴于人士以貧且賤而爲之何以克盡其制以致神明之感格乎士喪禮行禱五祀先儒謂禱于平常所祭祀者意必有降殺于大夫之禮平日行之有事則告之猶宗廟之祭士以上有廟庶人則祭于寢焉耳若

夫祀行廢井是秦呂氏之謬也行者將出告祭舉無定時非常行之典且井以祀水故配于冬行而以冬又何所取義乎至于門之有礫攘也井之有祈祀也非正祭也大水之用牲于門也魯之燔柴于爨也失之誣也而五祀之正祭則固親于人而不可去垂諸典而不可紊考祀典者所當詳辨也

右通論五祀

禮記禮運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注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疏降于五祀者所施政令降于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神既立中雷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

王氏安石曰出命而降于五祀居則中雷門戶食則有竈往來則有行自天子至于卿大夫士均祀之位有尊卑禮有隆殺有一定之法焉是以謂之制度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

疏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

方氏慤曰五祀出于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疏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

右五祀之義

禮記月令春祀戶祭先脾注春陽氣出祀之于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及腎為相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戶畧如祭宗廟之儀疏春陽氣出祀之于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證告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于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于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雷禮文云祭五祀于廟者設祭戶祭中雷在于廟室之中先設席于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于廟門之奧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于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于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

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
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
主于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于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
設主于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
制之脾與腎為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于主前云又設盛于俎西者盛謂黍
稷俎在室前稍東故黍稷之盛在室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
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饗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禮皆三度祭
之黍稷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云祭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祭
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
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于初設與之
筵前其時主已移于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
始祭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
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畧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于奧及
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稷祭肉祭醴尸西者就尸處
也其餘五祀所祭
設主皆就其處也

蔡邕獨斷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
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百虎通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觸戶而
出也

右祀戶

禮記月令夏祀竈祭先肺

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作熱類也
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
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東東面設主于竈陞乃制肺及心
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
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疏云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案少牢及
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而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選中書禮文云先席
于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
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于竈陞
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陞謂竈邊盛器之物以土為之此
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

蔡邕獨斷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
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陞也
白虎通夏祭竈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
王長養萬物

論語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
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朱注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
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
後迎尸而祭于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
設主于竈陞祭畢而更設饌于奧以迎尸也
朱子語錄陞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陞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于奧以成禮
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攷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

之祀諸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闈人之類祀山川則度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于其所又迎尸祭于其
奠本是一神以與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與而卑主但祭五祀皆
設主于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于與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
饒氏雙峰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于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于與尊之
也祭于其所近于親止祭于與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禮也
唐陸龜蒙祀竈解竈壞燬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日竈在祀典
間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
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
察小過作謹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于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近
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撫幼寒同而飽均喪
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閭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
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舉以自餽
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
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
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為天帝乎

禮記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
止也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饋饗饗饗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
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爨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 疏禮祭饗神
言其有功於人得飲食故祭報之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
又為不知禮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于盆盛酒于瓶卑賤若此何得燔
柴祭之故鄭注謂與當為爨也祝融并奧及爨三者不同祝融乃古火官之長五
祀之神祀于郊與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于竈

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
老婦之神在于爨竈三者所以不同也

朱子曰有問竈可祭否答曰飲食所係亦
可祭又問竈尸答曰想是以厄人為之

方氏慈曰奧者西南隅致養之地故祀竈于奧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
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猶以后稷配天而謂之郊祀後稷也
應氏鏞曰奧者西南隅之地而燔柴以焚牲也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為禮徒
以呢于所親之為孝時倍公之死未久既升其祀于上又即其所居之奧而焚
牲以為祭夫子謂此特老婦之祭耳蓋五祀設主而迎祭于奧皆室人親薦而
婦人之老者主其祀物則盛于盆酒則尊于瓶是其所以為媚事之能耳而何
益于孝乎或曰與即廟中之奧蓋是
既逆祀故加此于二廟以為媚也

蕙田案應說非是當以方氏配祭之說為長

右祀竈

禮記月令中央祀中霤祭先心

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
肝肺為制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疏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
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于中霤飯于牖
下明中霤不闕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
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
祀中霤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
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
時也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

復言于地上重復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庾蔚云復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雷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下者開牖象雷故設主于牖下也五祀皆先席于室之與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向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它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蔡邕獨斷中雷季夏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雷雷神在室祀中雷設主於牖下也

白虎通六月祭中雷中雷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旺也

郊特牲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中雷亦土神也

雷天子諸侯之國祭土神于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

張子曰家主中雷家非止卿大夫之家也祭中雷者祭其明也亦報天之義以不敢祭天故祭此明而已

司氏謂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雷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為主而有家者則中雷而已

論註疏中雷不同

郊特牲家主中雷鄭註中雷土神也月令祀中雷鄭註中雷猶中室也

蕙川案中雷之說鄭氏解不同今合而考之

月令註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疏複穴謂窟居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累土謂之為複高地鑿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詩云陶復陶穴是也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雷也許慎曰雷屋水流也孔穎達謂雷屋檐水雷之處夫古者複穴開上取明本在室之中央而雨從此雷入故謂之中雷後世易複穴為宮室則殿屋四注四面皆檐溜夏屋兩注兩面皆檐雷是檐雷與中雷之雷不同中雷在室中而檐雷在屋外特

因其為雨之所霑故亦名之曰霑而非古者
中霑之霑也中霑之霑本在室中古人之祀
原起于陶復陶穴之時霑既在中而中央之
土神遂祀于此禮以義起也後世既有檐霑
則霑不在室中而土神終當祀于中央故雖
無復穴之中霑而仍以室中為中霑也鄭註
郊特牲曰土神是對社言之而以神為尊也
注祭法曰堂室居處之神是對戶竈門井言
之而以宮室為重也注月令檀弓曰室中日
中室則專以居中之位言以合于中央土神
之義也語雖各殊其意有在至檀弓掘中霑
而浴疏掘室中之地作坎以浴蓋殷道與周
人士喪禮掘坎于階間不同不得以此而議

其矛盾也其餘經傳所載鄉飲酒禮磬階間
縮霑燕禮設洗匪當東霑又曰賓所執脯以
賜鐘人于門內霑雜記禴者受爵于門內霑
檀弓曾子弔于季孫涉內霑又曰池視重霑
左傳三進及溜雖其地不同皆指後世屋檐
之霑言與中霑之霑無涉陳氏禮書曰坊記
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霑飯于牖下小斂于
戶內大斂于阼遠于戶內戶內遠于牖下
牖下遠于中霑則中霑為中室可知昔齊諸
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
霑亦中室也其論確矣乃程大昌郝仲輿謂
中霑今人家堂檐天井中是不知檐霑特同
霑之名而非古之中霑也

右祀中霤

禮記月令秋祀門祭先肝

肝者秋為陰中于藏直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極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疏云北面設主于門左極者謂廟門外左極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向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禮三并設席于與迎尸之也屬

蔡邕獨斷門秋為少陰其氣收藏祀之于門祀門之

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極

白虎通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

備自守

右祀門

禮記月令冬祀行祭先腎

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疏知行在廟門外西者約禮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神之壇則然若于國外祖道較

祭其樽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轅而遂行惟車之一輪轅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較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北面設土較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駟云蓋以若芻棘柏為神主也

蔡邕獨斷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于行在廟門

外之西拔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拔

上一作較壤

右祀行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臘五祀

臘取禽獸以祭五祀也其臘先祀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曰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冬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方氏慈曰五祀眾而不一在目盡以饗之故曰臘

右臘祭五祀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祭五祀則希冕

起貴氣臭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疏希讀為縞或作希

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絲為正也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畫冕之粉米亦刺之也

禮記禮器二獻文注謂祭社稷五祀

三獻爛注三獻祭社稷五祀 疏皇氏曰三獻之祭血腥與燭一時同薦凡薦燭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

是也至正祭薦爛之時又祭血此文是也

百虎通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戶

以羊竈以雞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

牛餘不得用牛者用豕井以魚

荀子禮論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注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禴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若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為謂薦陳之物適豆之屬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為侍

文獻通考馬氏曰古者雖有五祀七祀而不言其所

祭之地然以七者觀之獨司命與厲當有祭之之所

而若中雷若門若戶若行若竈則所祭之神即其地

也祭法言王及諸侯立門行二祀則曰國門國行大

夫士則曰門曰行而已竊謂有國者祀此二神則當

於國門祭之而大夫以下則當在其家之門首至若

中雷戶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于其地義或然

也而隋唐乃祀之于太廟以時享祖宗之時并祭之

蓋本鄭康成之說然康成注禮記月令其祀戶條下

則言凡祭五祀于廟注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條下

則言邦之祭社稷七祀于宮中而正義則謂于廟者

殷禮于宮者周禮蓋康成解經于制度之不脗合處

則以為或殷禮或周禮今鄭注自為異同而正義所

以釋之者亦復如是皆臆說也然二說之中宮中之

義為優蓋此五祀者皆人生日用起居之所係故當

卽宮居而祭之若廟則所以崇奉祖宗不當雜祭宅鬼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因時享而并祀于其地猶云可也至于若司命若竈若行則于廟何關又王之所祀泰厲乃帝王之無後者蓋非我族類也今卽太廟之中爲位而祭之得毋有相奪予享之患乎

王氏份曰月令以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爲五祀而祭法則益以司命泰厲謂爲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禮書云周官雖天子止五祀儀禮雖士亦祀五祀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則祭法所云非也但白虎通解五祀則以井易行論者謂井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祀井爲是程子亦謂行字廟也其功幾何非人所重奈何遺其重者然朱子則主月令說且從之可也至所祭之地經無明文鄭氏則謂皆祀于廟蓋戶及中霤則先設席廟堂中廟室之奧竈門行則先設席廟門外門室之奧既各祭于其處乃迎尸于奧而祭之蓋以其奧之或在廟室中或在廟門外也故曰皆祭于廟然鄭氏注周禮官正又言祭社稷七祀于宮中與前說不合馬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鬼神則所謂與者不在其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

右祀五祀之儀

周禮春官小祝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注杜子春云齋當爲菜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

輒祭元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遺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故與祭祀也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齋送也送道之奠謂將葬于祖廟之庭設大遺奠遺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因分此奠以告五祀言王去此宮中也子春云遺齋爲菜謂黍稷以爲道中祭也者引漢法爲證後鄭不從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禮道中無祭法元謂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遺奠也者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叨設大遺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者言分牲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也云王七祀者祭法文云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案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求之依祭法士二祀

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注既葬殯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卽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于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會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酹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戚未遑祭禮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者

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俯勸也故迎尸入與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脩其會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脩而巳矣謂迎尸入與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脩至十五飯于時家宰攝主酌酒酬尸尸受卒爵不醉攝主故云三飯不脩而巳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推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官畢而行其祭但既葬攝主入三飯之後祝乃脩尸會十五飯攝主酬尸尸飲卒爵而醉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

周禮夏官小子掌祈於五祀

注故書祀作禱鄭司農云禱讀為祀書亦或為祀元謂祈或為劄用毛牲曰劄 亦或為祀元謂祈或為劄用毛牲曰劄 曰凡劄則奉犬牲 賈疏知劄是五祀始成其官兆時也者凡物須繫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繫之 王氏與之曰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繫事也

蕙田案五祀各有處所未必只有宮兆東巖

王氏之說恐是

禮記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禡告于五祀

儀禮既夕禮記乃行禱于五祀

注盡孝者也土之得祭五祀于此可見 放氏繼公曰謂此禱于平常所祭者也土之得祭五祀于此可見 呂氏大臨曰土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特牲饋食禮記尸卒食而祭饔饗雍饗

注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饔饗烹而巳無豆俎 首祭雜爨用黍肉而已無豆俎

周禮春官甸人凡祭祀祭門用瓢齋

注祭營鄩所祭門國門也杜子春讀齋為案瓢謂瓢蓋也案盛也元謂齋讀為齊取甘瓠割去祗以齊為尊 疏鄭知祭為營鄩者欲見祭神非一取營鄩而祭之義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也故

地官司門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注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 疏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時祭外仍有為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 易氏祇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蕙田案歲時之門謂以歲時而祭門如每歲秋祭門九門磔攘與夫祭門祈報之祭也受

其餘謂受祭門之肥肉謂之餘者肥肉本祭餘也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

春秋莊公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青不鼓注注門國門也

儀禮聘禮釋幣於行注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

毀宗雖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疏行者之先謂古始教行路之人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大夫雖言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然此謂平地道路之神至于出城又有軼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祭山川之神有軼壇此祭行神亦當有軼壇月令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軼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記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馬釋酒

脯之奠于軼為行始也詩傳曰軼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

之為既祭乃與同行者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軼之而過

周禮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

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

祭軌乃飲注行山曰軼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

禁制馬使不得行也軼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轅轅大也詩云載謀載維取蕭祭脂取抵以軼詩家說云將出祖道犯軼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軼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軼謂兩軼也軼當作軼車前軼也疏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軼之事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此云及祭酌僕僕者即上文將犯軼之時當祭左右載末及軼前乃犯軼而去酌僕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軼并祭軌之軼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轅軼而去

詩國風飲饒于禰毛傳祖而舍軼飲酒于其側曰饒重始有事于道也禰

祭當釋酒脯于軼舍軼即軼釋也于時送者遂飲酒于祖側曰饒饒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馬釋酒脯之奠于軼為行始詩傳曰軼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軼涉山川然則軼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軼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于

焉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較者較棄之名與中雷行神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大人云伏瘞亦如之也故天子以犬伏于較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較謂諸侯也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轅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于郊故知轅之而遂行舍于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較聘禮于家又釋幣于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祭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雷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較異也較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于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較詩云取羝以較聘禮云釋較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較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

大雅生民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燔載烈傳取蕭合黍稷臭蕪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鄭箋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取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熱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疏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熱燒之于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為祀較之祭其祭較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于郊以祭天也牲取蕭草與祭牲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較祭而設羝宜與較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熱之于行神之位正謂祭較之位以較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

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于較上秋官大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手車轅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較上故言體也大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較祭亦有尸其燔炙者祀尸之羞故云為尸羞也此後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位在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

右因事祭五祀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高氏集說講義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于宅而復其本原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白虎通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

張子曰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于井反不祭井

語錄或問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朱子

曰然

羅泌路史漢志一戶二中雷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
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
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
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
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雷以季夏迨
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絀行以行神特較於始行
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為允唯戶即兼
門而并非家國可得廢者

右祀井

禮記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
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
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

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一祀曰門

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察小過作謹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
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
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
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于行歸釋幣于門土
喪禮曰疾病疇于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
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祀司命秋祀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
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疏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
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皇氏云司命
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雷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
神在國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
之也王自為立七祀者是為民所立與眾共之四時常祀及為羣姓禱祀其自
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為國立五祀者
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諸侯稱公其鬼為
厲故曰族厲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眾也大夫眾多其鬼無後者眾
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
祀為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于大夫五祀
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
地者又曰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謹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
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閒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命小過作謹告謂作謹責
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示皆列其名而樂記直
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

主督察三命者案按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誦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過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于歸釋幣于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于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兩時祀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祀司命秋祀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祀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祀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祀在春厲主殺害故祀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為厲山之鬼于理謬乎所以為謬者鬼之無後于是為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

方氏懋曰司命周官以燹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也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日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其所立者皆非為國故也是以亦不別言自為與為國焉諸侯曰公厲以有國言之大夫曰族厲以有家言之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雷土神也故次言之門在外也故又次于中雷行在道也故又次于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于國行戶雖在內特用于房戶之門而已故又次于泰厲竈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于門行者以厲之為鬼在天道則為卑在人道則為尊有國者有天道有家人道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七者之降殺諸侯則下去戶竈而立五祀大夫非特下去戶竈而已又上去司命中雷而立三

祀適上有家者所尊之族厲又去之而立二祀至于庶士庶人則卑矣故取七祀之最卑者或戶或竈而立一祀焉不使庶士祀戶庶人祀竈而或立之者以其人與祀皆卑不足以辨其隆殺故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得以兼下而五祀主于家故也

陸氏佃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以是為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夫與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于大夫殺其上曰門曰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者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與尊而竈卑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社亦以此又新說曰五祀所以本事故先王于四時祭焉加司命泰厲為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係焉春官司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係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正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也司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自燹始春官所謂以燹燎祠司中司命小宗伯注云兆司中司命于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雷本乎下者也其成象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雷處內而外為門又其外為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貶于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已不取于士而取于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嫌也王為羣姓立七祀所謂祀于廟中是也自為立七祀所謂祭于宮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即春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則大喪之祭于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既夕禮行

禱于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異祭與立異故不同也

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曰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於經者不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於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墀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

呂氏大臨曰大夫有家不與山川之祀所得祭者五祀而已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也考之於經則不合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於五祀

則自天子至於士皆祭五祀蓋一宮之中雖有大小之差而五者無不具祭法加以司命厲與戶竈門行中霤謂之七祀而言涉怪妄不經至於廟制所稱亦不與諸經合竊意三代之末嘗議是法著之書而未行也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於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

羅泌路史五祀門戶中霤并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唯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善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成以為商制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四祀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有厲

命而去戶竈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士二祀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禮解之至于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為有采地者無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為商禮祭法為周制其不達乃如此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又自為立七祀是二七祀矣夫王不過為羣姓祀為羣姓祀即自為矣烏有二哉既為羣姓立社又自為立社故說以為天子諸侯皆有私社以為私禱其有是乎

蕙田案祭法立祀與諸經不合先儒辨之極是

右祭法立祀

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世不失業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蕙田案五官之神乃從五帝而食者左傳亦謂之五祀此與禮記周禮儀禮五祀不同特以鄭氏釋周禮往往引之故附著于此

右五官之神

通典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竈二祀門三祀井四祀中雷五祀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于社稷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牛門以犬井以豕

岳氏曰古有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秦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于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于民也於古加嚴矣

文獻通考馬氏曰月令五祀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皆典祀之正者也至漢則其制已廢而郊祀志所載不經淫祀甚眾然武帝時李少君言祠竈則可致物物謂滂物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可見於是天子始親祠竈

又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與注疏所言秦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其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之意略同然其所以立祀之意則皆淫詔非禮之正也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祠門戶比臘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後漢建武初有五祀有司掌之人家祀山神門戶

魏武帝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

晉武帝時傅元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雷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命配享于南郊壇

蕙田案後魏之制祭門戶井竈中雷於明堂

見太和十五年詔

陳文帝天嘉中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案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元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于地故與埋沈醢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園丘不宜重設制曰可

隋定祀典五祀為中祀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于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夏季土德王各命有司祭于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祭中雷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

冬中雷以季夏

開元禮祭七祀儀

各因時享祭之唯中雷季夏別祭禘禘之日備祭之如臘享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率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以北為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罇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山爵太廟令與良醞令屬入實罇罇如常其執罇罇者各位于罇罇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罇者次入就位遂于堂上設饌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于座首各設于神座前于光祿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罇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于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

告于司命三陽照物四序唯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
 盛庶品明薦于司命尚享戶云時唯歲首升陽贊滯竈
 云唯時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唯孟秋升陰紀物厲云
 時屬實沈氣序清肅行云時唯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
 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于神座還罇所其七祀祝版祝史入讀之獻
 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並如上儀訖贊
 引引還本位于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 臘享
 祭七祀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
 具位姓名昭告于司命戶竈中雷門厲行今時和年豐
 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命戶竈中雷
 門厲行尚享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齋郎助奠餘如上儀
 祭中雷儀
 季夏土王日祭中雷于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請祭官散

齋三日于正寢致齋一日于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
 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
 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于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
 向席以莞設神座于座首設酒罇于神座東南設洗于
 酒罇東南俱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中爵奉
 禮設太廟令位于神座東南執事者位于其後俱北向
 西上設門外位皆于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
 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醞之屬入實罇壘太
 官丞監實邊豆簋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
 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壘者先入詣神座前西
 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
 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
 饌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

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于座首設于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罇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太廟令酌酒贊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中霤賴茲保養眈庶以安式荷神功祇率常禮爰以犧牲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酒明祀于神尚享訖興太廟令再拜太祝進奠版于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

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于齋所

文獻通考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神宗熙甯八年詔寘太廟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七祀版位

宋史禮志元豐三年太常禮院請禘享徧祭七祀詔從之

詳定所言周禮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各隨所祭而服今既不親祀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其攝事之臣不繫其官

四年詳定郊廟奉祀所言案禮記祭法曰王自爲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孟

春其祀戶祭先脾孟夏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
 霤祭先心孟秋其祀門祭先肝孟冬其祀行祭先腎又
 傳曰春祀司命秋祀厲此所祀之位所祀之時所用之
 俎也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羣小祀則服元冕注謂
 宮中七祀之屬禮記曰一獻熟注謂宮中羣小神七祀
 之等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所祀之服
 所獻之禮所攝之官也近世因禘祫則徧祭七祀其四
 時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卿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太
 廟牲以為俎一獻而不薦熟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戶于
 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于廟門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
 竈于廟門之東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廟庭
 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門及厲于廟門外之西制肝于
 俎立冬祭行于廟門外之西制腎于俎皆用特牲更不

隨時享分祭有司攝事以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
 必薦熟親祀及臘享即依舊禮徧祭從之
 政和時議禮局上五禮新儀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
 豐儀臘享祫享則徧祭設位于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
 向北上議禮局言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所謂小
 祭祀即宮中七祀之類是也後世以有司攝事難于純
 用太牢猶宜下同大夫禮用羊豕可也又言社稷五祀
 先薦爛次薦熟至于羣小祀薦熟而已請宮中七祀止
 薦熟從之

王圻續通考金宣宗承安四年六月祭中霤

蕙田案續通考王圻稱元無五祀之祀今考
 明集禮載元制附祭七祀神位于廟庭中街
 之東西向其分為四時之祭並與宋同唯中

雷則附于七月之祭特祭則徧設之每位籩豆各二簋簋各一尊二俎二

明集禮國朝用周制唯祭五祀于歲終臘享通祭于廟門外其籩豆各四簋簋各一尊二其羊一豕一

外 明史禮志五祀洪武二年定制歲終臘享通祭于廟門

續文獻通考二年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中雷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周官五祀止于歲終臘享通祀于廟門外從之

八年禮部奏五祀之禮周漢唐宋不一今擬孟春祀戶設壇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祀竈設壇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雷設壇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

祀門設壇午門左司門主之孟冬祀井設壇宮內大庖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于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于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後定中雷于奉天殿外文樓前又歲暮合祭五祀于太廟西廡下太常寺官行禮

王圻續通考成祖永樂以後五祀于四孟及季夏已而立春祀戶宮門外道左西向立夏祀竈大庖前中道南向季夏土王後戊日祀中雷文樓前西向立秋祀門午門外西角樓東向立冬祀井大庖前南向以時皆遣內臣祭各少牢一歲暮太常少卿合祀于太廟丹墀西東向用少牢五案餘冬錄云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

以交神明兵刑官尙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
又非不可之大者乎

于慎行穀山筆塵曰唐制中官服色卽中尉樞密皆
袷衿侍從僖宗之世始具欄笏至昭宗卽位又命以
冕服劔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
以是假之也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
爲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袷衿之遺也惟
司禮之長遣祭中霤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
爲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誓御自昔然矣

五祀儀

四孟及季夏分祭各羊一豕一禮神制
帛一歲暮合祭共羊五豕五制帛五

司戶之神

宮內祭內
官行禮

司竈之神

光祿寺祭
內官行禮

中霤之神

奉天殿外文樓前西向司禮監
官行禮季夏土王後戊日祭

司門之神

午門前祭守
門內官行禮

司井之
神

宮內祭內
官行禮

歲暮合祭五祀

太廟西廡下東向
太常寺官行禮

天學衍義謂邱氏濬曰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行戶
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元有凡祭
五祀于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本朝于孟孟享太廟各祭
其一于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于歲暮享廟命
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又每遇親王來朝之國省設祭于承天門
外雖曰門祭然卽古人軼行之祀也是則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
歟

右歷代祭五祀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三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保總督蘇省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五十四

六宗

蕙田案陽祀自煙始曰禮祀陰祀自血始曰血祭六宗稱禮則陽祀天神之屬也但不知何神自漢諸儒已經聚訟立一說即有一難迄今未定今檢諸儒解說不同凡十六條每條先列本說次列論難之說案而不斷俟明者擇焉

虞書舜典禮于六宗

孔叢子宰我問禮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

于秦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至于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孔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

孔疏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樵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柅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

成絜敬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禋祭星雩禋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元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

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元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

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蔡傳禮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朱子語錄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爲崇卽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禮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

蘇氏軾曰此之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蓋與類上帝

為一禮爾攷之祭法其泰壇祭天即此類上帝也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即此禋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與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即此望山川徧羣神也祭法所敘舜典之章句義疏也

孫氏曰六宗之義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是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也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肅對魏明又以為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案孔叢子書載宰我問于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于泰昭所以祭時也祖

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祭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于此諸儒之說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劉氏昭曰孔叢子之言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

續漢志注司馬彪駁曰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

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于學者未盡喻也

羅氏泌路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日月在郊而不在宗矣冬享司寒而四立各自迎氣則四時寒暑不在宗矣此孔之失也安國之說出于祭法而附于孔叢子家語因之蓋孔氏之家世有是說故王充蘇軾一皆從之亦未敢以為安也

楊氏復曰孔注禮于六宗取祭法之說王肅亦同朱子書說非苟從者亦取祭法為宗必有深意但鄭元注祭法改相近為祈禳又以六者皆為祈禱之祭夫舜乃攝位告祭安得有祈禳之禮哉

稗編唐氏順之曰六宗出于虞書周禮則無明文惟孔叢子以祭法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

為六宗孔安國因之王肅之說亦同朱子書說亦取焉三山楊信齋之說足以破之若以此祭為常祀則非也夫舜類于上帝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所以告攝位也告攝位于天地山川羣神足矣何必告于四時寒暑水旱哉先儒以家語為漢儒附會觀于此類信矣孔安國王子雍祖述其說亦不足怪朱子取之何也楊信齋述祭禮一書足以為不刊之典既疑之復以為朱子取之必有深意又何也

王氏樵尚書日記孔安國據祭法王肅據家語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者之祭當之此視家語差為有據然鄭元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因事而行今告攝須有六宗常禮何為祭及水旱哉是亦未得為定論也

蔡氏德晉曰漢孔氏書傳云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魏王子雍亦同九峰先生書傳因之此本于祭法及孔叢子二書皆漢人所作孔叢子非真孔子語祭法非古先聖王祀典不足據也且祭法原文上有祭天祭地地下有祭四方祭百神而截取中間六者以為六宗亦屬牽強況司暑無過赤帝炎帝祝融司寒無過黑帝顓頊元冥此即四時耳水旱乃雩禱之祭靡神不舉非有專司舜自以攝位告祭何關水旱也

蕙田案以上孔安國用祭法之說

馬氏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尚書大傳同梁博士崔氏靈恩三禮義宗伏生馬融謂六宗者天

地四方所以用天地四方為六宗者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熟非冬不藏皆有功于民故尊而祭之謂之六宗而或有非之者以前文有類于上帝今復謂天為類六宗無天地意謂其在天地四方生成道廣濟物既洪故報亦非一或類或宗尤未盡其功豈有嫌前已祀而謂後為非也然迎春既祭蒼帝靈威仰之神而復郊祭豈可復以迎春祭天而嫌郊為非天也

通典杜氏曰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禮無禋地與四時之義

司馬氏彪駁曰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伏失其義蔡氏德晉曰古者祀帝于郊祭社于國社稷宗廟同在王宮中門之內舜格文祖則告宗廟必告社稷而

類上帝則已告天不宜復數天地也

惠田案以上馬融天地四時之說

歐陽氏和伯夏侯氏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

李氏邵曰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

唐氏順之稗編許謹非之曰處六合之間謂之六宗其實為一而名六宗虛實相互何以為義意謂本義以六宗之中合其尊祭故謂之六者明其在六之中間為人所宗非名宗為六不可責其稱六者非實是一之名也

司馬氏彪駁曰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

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

蔡氏德晉曰于天地四方之間懸空立一祭正恐無是神而近于誣

蕙田案以上歐陽夏侯天地四方之間之說

劉氏歆曰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

見錯孔光王莽顏師古同

唐氏順之稗編孔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之六子取

水火雷風山澤能生萬物故禮祀以報之謂之六宗

馬昭難云凡八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應祭

八卦豈但祭六明非六卦也意謂劉孔之意所以但

祭六者以為非子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于

六子合據成功而報故舍乾坤而不祭也

通典杜氏曰漢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澤六

子之卦為六宗者案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且

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應祭之

蕙田案以上劉歆乾坤六子之說

賈氏達曰六宗謂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許慎

五經典義曰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

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

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

為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賈疏鄭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

既六宗云禮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

司馬氏彪駁曰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

望何秩焉歆達失其義也

黃氏鎮成曰謂是山澤河海之類則望于山川又在

六宗之外皆不可據

蕙田案以上賈達天宗三地宗三之說

鄭氏康成曰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

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星五緯也辰十

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兩

師畢也

唐氏順之稗編鄭云宗者星辰司中司命風師兩師

此謂六宗也王肅難云星則五緯之星合為一位辰

則十二月之會次又合為一位名實不相副也司中

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而別為兩位文昌之星獨分

為二五緯之星所主各異合而為一義則不安尋鄭

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故各合為一司中司

命所司有一不共成功故分為二王肅六宗亦以四

時共成歲功得合為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共成

歲則何以不得各合為一王此難無通義也

司馬氏彪駁曰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

既屬于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元之失也

范氏甯曰攷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

附之

通典杜氏曰鄭元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為六宗者

竝是星質不應更立風師雨師之位

羅氏泌路史宗之為言總也司中司命實係文昌而

好風好雨是乃箕畢以總而言是特一宗耳豈得有

實柴復曰標燎哉此鄭之失也

蔡氏德晉曰鄭康成本大宗伯之文俱以天神釋之

是矣然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而不數日月

于理未安

蕙田案以上鄭康成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之說

幽州秀才張氏髦上疏曰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

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但類于上帝

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

可知也

書集傳孫氏曰類上帝祀天神也禋六宗享人鬼也

望山川祭地祇也王氏曰天子事七廟于地不言大

元于人不言太祖于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人鬼

之及六宗山川則天神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

帝之及上帝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元亦可知也

于天則舉尊以見卑于地則舉卑以見尊

朱子語錄問五峰取張髦之說如何先生曰非唯用

程子語
東萊同

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朝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林氏之奇曰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蓋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為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而蘇氏謂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髦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羅氏泌路史三昭三穆前人如程顥王安石輩多取以為祭人鬼然昭穆非宗也夫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三昭三穆世何嘗廢祀此固不必議者且七政既

齊之後則唯及天神又曷有文祖有事于在璣衡之前而後于餘廟哉

王氏樵曰晉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勢必及餘廟然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商有三宗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下至漢世猶止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豈可以為據哉

蕙田案以上張髦三昭三穆之說

虞氏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

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

劉氏昭曰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

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

稗編唐氏順之曰舜攝位告祭類于上帝及望于山

川徧于羣神矣惟不告祭于地祇意六宗為地祇也蓋六為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耶周禮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為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其總五為一成六為地數涉于鑿耳劉昭亦以為喜說近得其實予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其說似好謂帝能該日月星辰則可謂舉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祀則不可望于山川豈非地平即如其說若重複矣但以地數六為六宗

自明何必穿鑿如是

蕙田案以上虞喜六為地數之說

司馬氏彪曰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于理為通

王氏樵曰司馬彪言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案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天宗明有其文但所稱數者之屬則未見的有所據耳

蔡氏德晉曰司馬彪以天地四方之神皆統于六宗更浮游而無當

蕙田案以上司馬彪天宗地宗四方宗之說

孟氏康曰六宗天地間遊神也

羅氏泌路史太元曰神遊乎六宗蓋指六合非主于祭而言孟康蓋因此曾何取哉

蕙田案以上孟康遊神之說

摯氏虞新禮儀曰萬物負陰抱陽本于太極六宗者

太極沖和之氣六氣之宗也

劉邵

通典杜氏曰魏劉邵以沖和之氣六氣之宗者氣先于天不合禮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無所受何以宗之

蕙田案以上摯虞六氣之宗之說

魏孝文帝曰書言上帝六宗其文相屬上帝稱肆而不禮六宗言禮而不別其名理是一事六宗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且禮非祀地之用是祭帝之事故稱禮以別之蓋六宗一祭也而今圜丘五帝在焉乃詔祭天皇帝及五帝于郊壇總爲一位

通典杜氏曰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帝五帝爲六宗于義爲當何者案周禮以禮祀昊天上帝則禮祀在祀天不屬別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義也或難曰書既云類上帝何更言祀者此敘巡守祀禮之次矣將出征肆類也禮宗徧祀六天也何以肆類之文而迷郊祀之禮乎

羅氏泌路史六天之說本出漢世源于緯候而成于

康成然魏氏以昊天上帝為首則又非矣佑之所以取之蓋以昊天上帝周用禋祀而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五帝如之則禋不屬于別祀不知先王禮典莫有重舉上帝既已肆類豈復禋乎佑抑不知漢之所祀自是泰乙故曰泰乙者天神之最貴其佐為五帝是則非昊天矣

蕙田案以上通典六天之說

張氏迪曰六宗六代帝王也

通典杜氏曰張迪以六代帝王為六宗並不堪錄

羅氏泌路史張迪虞喜一無所據曾何取哉

蕙田案以上張迪六代帝王之說

羅氏泌路史宗亦祀之尊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而曰秩宗周官主祀大神祇而曰宗伯大宗小宗

族之尊也老子曰萬物之宗言萬物莫不尊也

莊周曰天地為宗故禮有天尊則亦

有地宗矣天宗者萬象之宗雲漢虹霓雷電雪霜風雨而地氣稷之屬非必日月星辰

宗者萬類之宗也土石金穀草木毛羽鱗介之屬非必主于山川求之于傳又有河

岱之宗河宗則萬水之宗謂淵泉溪沼澗澗而岱宗則之屬非主于山川四瀆

萬山之宗也謂岡巒陵谷阿隴原隰之屬非主于五嶽九山也凡此皆之總名曰人爾王者事天

明事地察故丁地而加詳是四宗者所以及乎其不及而已

矣然則幽宗雩宗其不在六宗乎日月既主于郊四時寒暑復各屬于歲惟星一類實

繁猶之在地之山而水旱者陰陽之極數民事之尤切故二者自為宗

或曰六宗云禮山川云望則

山川在望不在禋矣是故禮無禋地之文是不然禮

者蠲精之名爾大傳作煙則事止燔燎然劉昭曰煙

則及于瘞埋矣且古書曰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也

奚為而不併地如曰不然則安國之說庶乎其矣

他不足稽也且將從孔說則必上自類帝至于羣神合以為一而又升五帝于肆類而不禋于六宗禮曰

月于六宗而不與于郊類斯可矣何則郊祀而及于
 天地閒之神古蓋有矣燔黍壇瘞黍折此則似乎類
 帝而合食矣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
 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此則似乎六宗矣四時寒暑雖別
有祭于此又合而享之未大害郊既主日則日月決不可下齊坎壇以祭
 四方而又徧祭于百神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
 雨見怪物者此則合乎山川與羣神矣四方非山川林谷邱陵又未盡于百神此
漢儒以意求之是以漢世泰壇其中而五帝壇環其下以求當
 乎六宗而復壇設羣神以求合乎書之文是則禮類
 百神合之以為一也山川惟不望知徧走其地矣望者
遙祭爾以山高可望而祭之川曰望者本山而言之漢嶽瀆各祠其處然不望則非也王肅治家語而輒自異
 之必有其說矣噫多言奚為後世必有堯舜文王周
 孔者出不由羣惑一斷以義則六宗之秩正矣于子

與何有

蕙田案此雜取莊周尚書祭法湊成六宗恐亦臆說

又案以上羅泌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之說

黃氏度曰鄭康成據周禮實柴祀日月星辰標燎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是皆天神故稱宗月令祈年
 于天宗是也然去日月恐不可或曰日一月二星三
 辰四司中司命五風師雨師六此恐當是

蕙田案此用鄭氏之說而小變之據鄭氏司中司命為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雨師為箕畢二星則已統在星宗內未見其的又案以上黃氏日月星辰四宗司中司命風

師兩師二宗之說

蔡氏德晉曰虞書禋于六宗在格文祖類上帝之後望山川徧羣神之前所謂六宗者何也月令季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知宗為天神禋為祀天神矣蓋天神之祀不外乎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燔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三言言司中司命以該司民司祿諸星言風師雨師以該軒轅雷電霹靂諸星皆于經星中抽出言之是三言者實二言已該也故虞之類上帝即祀昊天上帝也禋六宗即祀日月星辰也日月星辰謂之六宗者日一月二緯星三經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也緯星即五星經星則二十八宿眾星之屬也辰者天之壤五辰即五方之帝十

二辰則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此不必附會傳記之文而以理揆之庶乎其不遠者矣

蕙田案此以星辰各分為二實止四宗耳亦未安

又案以上蔡氏日月二宗星辰四宗之說

周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賈疏此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人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于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

禮記卷五十四
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
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
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
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
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
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
說同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
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
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
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粢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
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
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

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
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
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
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卽位依虞書禋于六
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
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于泰昭祭時
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
雩宗祭水旱孔安國注尙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
于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鄭云天宗
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
宗卽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
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楊氏復曰諸儒說六宗異同如此愚案舜典類于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在上帝之後山川之前其禮甚重因諸家之說不同而遂廢惜哉

先君泉南先生曰虞書六宗之說自漢以來紛然不一矣其說似屬近理而未有的據者皆不具論惟孔氏據祭法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當之較爲有據故蔡氏解經全用其說至今遵之而鄭康成以爲彼皆祈禱之祭因事而行告攝宜有常禮何爲祭及水旱殊不知三代以前初無非禮之祭所得禱祈者莫非常所當祭之神非若秦漢以後有荒唐不經之祀也告攝之時既祀上帝以及羣神靡所不祭豈獨舍其祈禱之所祭乎況水旱尚可專屬祈禱四時日月星則何所禱之有是鄭氏所駁亦未爲至當也惟是安國所據者祭法也案祭法自天地而下則云泰昭

祭四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有山林川谷風雨百神之語今以天地屬之四類山川而下屬之山川羣神是矣而自四時以至四方其類尙有七今存其六以配六宗微不能無疑然自漢及今其說之有據而當于理要無過于孔氏者雖有毫髮之疑亦當存之以俟論定而不敢以意爲附會也

觀承案六宗之說自漢以下最著者十有二家要以孔安國所據爲不刊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而直欲廢之此固大謬也若夫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而馬融從之然舉首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而魏晉間多

從之然六子皆象既虛而無質而山澤之下
侵又無論也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爲六而
許謹從之然地宗之三則全逼山川矣晉虞
喜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
而劉昭從之然地祿當祭而曰禋其非大社
可知後魏文帝更以天皇大帝及五帝爲六
宗而通典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
則是類帝何別云禋宗哉此五說者以本文
上下核之而皆拂戾者也乃張迪之說則以
六代帝王爲六宗夫禋宗皆天神之屬忽移
而之人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爲六宗者
畧同此二說者就文斷之而已知其非也歐
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萬物
者爲六宗此卽孟康天地閒游神之說也固
已荒誕而不經劉邵謂太極沖和之氣六氣
宗之此卽摯虞六氣之宗之說也益復幽渺
而無據矣此二說直如一說而不足道也乃
彪既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仍用賈氏天宗
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爲六亦卽歐陽夏侯六
者之閒之意而小變之顧彼意其內而此揣
其外爲更劣耳鄭康成則以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爲六宗雖孔穎達是之然必推配
日月以包於類帝而後割截星辰以合爲六
終屬牽勉而已是皆曲爲之說而不免得此
失彼者爾惟安國之說本於家語宰我問六

宗而孔子以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六者告之則顯有證據或謂此說亦見孔叢然禮記祭法正與此合先以祭天地明類上帝之義下以四方山川百神明望山川徧羣神之義中間恰好詳陳此六者直是虞書禮六宗之義疏也四方卽四望其復何所疑議哉至如盧植舊說以祈來年於天宗爲六宗及羅泌等更以天宗地宗岱宗海宗讀幽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者其亦不攻而自破矣

蕙田案以上總論

右禮六宗

文獻通考漢興于甘泉汾陰立壇禮六宗 平帝時王

莽奏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等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元冥時及月廟兩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于是長安旁諸廟兆時甚盛矣

馬氏曰王莽既以六子爲六宗矣然所謂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則日月雷風皆祠之而不及山澤何也

後漢書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以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

注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

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邵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禋祭星也雩禋祭水旱也禮

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
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
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
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
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
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
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時司馬紹統表駁
之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于辰風
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
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
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
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
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

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
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
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幽州秀
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禮祖考所尊者六也何
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
社造于禴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于祖禴用特堯典
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
端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
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
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
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
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
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禴而行去時不告

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于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天子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祖宗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常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岳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于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竝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目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

命箕畢二星既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于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證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爲六又不通禮更成疑味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

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神稱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元今之元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便爲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標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標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著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文獻通考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以爲六宗之卦故不廢

景初二年改祀太極冲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邵言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也時從其議

晉初罷其祀後復立六宗因魏舊事

晉書禮志尙書禮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爲案舜受終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禘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竝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崇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

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邑依虞書禮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唯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文獻通考後魏明元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孝文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于郊天壇

時大議禮祀之禮高閭曰書稱肆類于上帝禮于六

宗六宗之祀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
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
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世代所
宗或云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
以來逮于聖世以爲論者雖多皆有所缺莫能詳究
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
書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文相接屬理似一事上帝
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
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
禋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
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缺其地故稱一宗一祭也互
舉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一也故稱肆
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煩別

立

右歷代禋六宗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四

三

